

朔州诗词学会抗疫作品选登

金缕曲·赠一线医者

●师红儒

义勇诚无畏。救黎元、病仍痼困，践冰扬沸。草木此身微名姓，翘举悬壶济世。三载过、横忧未止。圣手白衣丹忱在，再整装奔赴赴生死。风雨苦，等闲视。

杳然窗隔秋如是。拂清馨、山河无恙，赠人春意。疫圃尘寰超五亿，闻报惟思碎碎。将寸寸、仁心传递。留待方舱行鹤木，自勤劳、避劫回生气。高士骨，励壮志。

采桑子·抗疫

●李富

新冠似虎重来犯，胆战心惊。胆战心惊，被困家中，何日解封？全民抗疫齐心聚，党政同行。党政同行，众志成城，动态快清零。

鹧鸪天·避疫

●孙振兴

冠疫寻机又势汹，核酸每日再交锋。白衣不畏临霜降，红袖何辞近立冬。

依户牖，捧茶盅，安居顺意少忧容。全民合聚回天力，展望中华万丈虹。

菩萨蛮·抗疫小记

●尚花平

毒疾肆虐神州犯，街宽巷静云天黯。战地不徇私，临危有白衣。

黄花空自悦，幸免秋时节。待得疫情消，仰头任酒洗。

浣溪沙·静默

●王仙枝

恶劣疫情霾雾扬，封区堵路境凄凉。居家静默意彷徨。

奋战白衣迎难上，核酸采样亦平常。祈求解控瑞和祥。

战疫忙

●牛应成

无情新冠染城乡，封路封区昼夜忙。医院顿时床紧缺，白衣险累勇担当。

党员干部前奋战，送菜防控又送粮。仗剑砥磨锋刃利，同心灭疫凯歌扬。

公安流调

●吕剑锋

多链疫情来势凶，公安流调打先锋。追阳作赋春潮色，溯本寻源行径踪。

电话传声心自促，夜吟继日火陶熔。为民服务警旗荡，不灭瘟神誓不从。

抗疫

●李建国

学练桩功气血通，怡情养性健如松。居家静默驱瘟疫，众盼清零百业兴。

全员核酸检测

●王爱芬

广播千呼未肯休，雨中大白是方舟。镜前眉目溪山秀，身上光辉江海浮。

民众无心随聚散，指挥有法可温柔。人间厚爱何言说，消尽阴氛放一喉。

南乡子·隔离有感

●解连枝

叶落雨初收。天碧云高絮影稠。麻雀树枝声唤至，啾啾。邀我同飞作远游。

无奈疫情囚。落叶飘飘又载愁。惦记众亲康健否？悠悠。再会欢声载满楼。

卜算子·赞大白

●杨静函

本是碧天晴，秋日心神爽。怎奈新冠去复来，霹雳从天降。

大白逆行风，疲累街边躺。力克时艰爱满城，自有情千丈。

定风波·致敬医护人员

●贺桂梅

病疫重来扰万家，心头意绪乱如麻。落叶无声愁点缀，勾起，霜侵两鬓惜年华。

静默连朝谁最累，门外，逆行大白不虚夸。涉险顶风书大爱，疲惫，换来碧宇荡明霞。

鹧鸪天·抗疫

●樊平发

秋暮寒来毒疫狂，核酸频验白衣忙。千般辛苦穿村镇，万种深情温县乡。

天凛冽，众坚强。条规严守守家防。凝心聚力巨新冠通，共享平安再引吭。

梁州令

●李桃

莫道清闲好，久也堆成烦恼。三餐事毕甚无聊，阳台静坐观飞鸟。

愁情难遣诗情少，疲病何时了。荧屏不日应报，神州处处阴霾扫。

众志成城

●雷建军

封控小区街道静，核酸检测为清零。居家抗疫齐出力，施政亲民共倾情。医护奔波连夜晚，公安值守到天明。利民举措悠悠赞，长剑除疾大地惊。

如梦令·抗疫

●高瑞宇

连日交通管控，小巷大街肃静。冠疫又回波，来势有些凶猛。别恐、别恐，甘苦全民与共。

虞美人·静默

●刘秀林

斑斓秋色初晴后，晚照人依旧。苍凉万里叹秋风，卷起疫情千万里，封城。

宅居花样常常晒，绿码核酸在。全民静默斗疾病，更盼神州繁盛日，同欢。

风雨中那一抹白光

●李绣程

斗转星移 寒来暑往 三年多时间里 无论是硝烟初起 还是雨骤风狂

在抗疫一线 总有一抹白光 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那是无数白衣战士 身上的铠甲 闪烁的光芒

多少个日日夜夜 生死线上硬是一次次 把病毒清离了战场

微弱的一抹白光 寄托着全国人民 战胜疫情的希望

我多期望看到 他们早日卸掉“戎装” 在阳光下尽情欢唱

人们一定把鲜花给他们献上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七)

熬年

●陈永胜

四

熬年是除夕守岁的俗称。守岁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夜不睡觉，熬夜迎接新年到来的一种汉族习俗。流行于全国各地。朔县人管守岁叫熬年，在读音上“熬”字不读ao，而是读nao，与挠痒痒的挠字的音和调完全相同。

朔县的熬年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熬年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一

关于熬年的起源，说法较多，归纳起来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之中，人们叫它“年”，它的面貌狰狞，生性残暴，专食飞禽走兽和鳞介虫豸，一天变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地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365天就会跑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才又返回林中。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熬，称为“年关”，并想出了一套度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舍羊圈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饭有凶吉未卜之意，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全家老少围在一起吃饭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需在吃饭前先敬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

吃过晚饭后，人们谁都不敢睡觉，坐在一起闲聊壮胆，直至天明。熬年守岁的习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朔县人大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除夕这一夜熬年是个特例。

我爷爷是虔诚的耶稣教徒，过年不垒旺火、不响炮、不接神，也不熬年，依旧早睡早起。在朔县，像我爷爷这样的耶稣教徒还不少，他们在穿新衣、吃好饭方面和我们一样外，其余过年的风俗基本上都不再遵从了。我奶奶也是耶稣教徒，但在过年这一天的忠诚度似乎不及我爷爷，她吃了“安神饭”后，总是急急忙忙地来和我母亲帮忙，擀饺子、捏饺子什么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听我母亲的说笑，看我们兄妹的嬉闹。

“您儿今儿晚上不念（耶稣）啦，也和印一起红火呀？”奶奶一下就听明白了我母亲的话外音，立即顶了回去：“印等姐红火完了才念哩。印的媳妇咋，耶稣是耶稣，年是年呀，咋硬给吃搅在一起哩？看着孙娃们活蹦乱跳地过大年，印睡不着哇。”

“呵呵呵，逗您儿耍呢，倒当真啦。”我母亲笑着解释。

在朔县，像我奶奶这样的耶稣教徒也不少，他们既是忠诚的教徒，同时也遵从当地的一些习俗，尤其是过年时的一些习俗。在我的记忆中，我奶奶每年的除夕，都是和我们在一起红火的，直到她去世的2001年。

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的时代。然而，穷有穷的欢乐，尤其是我们这些不如柴米油盐贵的孩子们，一年四季都有耍不完的游戏。熬年也不例外，仿佛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愣头青安排的一项活动。

记得是1973年到1976年的连续四年的大年夜，我们都是东关大队第七生产队“熬年”的。我们住的地方叫十家巷，我们同年仿月的孩子约有十来人，领头的人叫罗立山，小名叫罗三，比我们大三几岁。他的父亲是“七队”里的保管员，晚上负责下夜班值班。“里”紧靠大寺庙的西墙，我们十家巷位于大寺庙的东北侧，离“七队”不过百十来米远。

那个年代，朔县人家家住平房，一户人家不管有几间家，冬天只烧一铺炕。四口人一铺炕，八口人也是一铺炕，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烧的炭。这种情况下，我们十来个孩子想寻一铺大炕简直就是一个白日梦。因此说，“七队”曾经就是我们熬年的乐园。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们就和罗三相眼上，到“七队”的办公室烧火，先把炕烧热。等到炕完旺火，吃了接神的烤馍馍后，便鬼祟地各自从家里偷来一些瓜子、生黑豆之类的东西，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偷拿几颗山药蛋也是好的。然后我们一起小跑着往“七队”奔。

四

“七队”的办公室经过我们下午的格外关照，暖融融的，门一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一下子就暖到了脚后跟。罗三一边往门框上挂锁子，一边神气地从裤兜里掏花生，放在炕头上，我们也跟着掏出自己从家里偷来的东西。有葵花籽和番瓜籽，有黑豆和黄豆，也有山药和胡萝卜，都是生的。

在罗三的指挥下，我们先加上炭，然后把火盖的背面擦干净，把火盖的正面对着火圈撒下去。火盖是生铁匠铸造的一种圆形的面子凸起的日用产品，它既是烤制食品的炊具，又是取暖用的工具，是和锅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可以说，只要有灶火，就离不开火盖。我们把火盖反过来用，它就又成了一口平底锅，炒瓜子就蹦不到外边。

“先炒番瓜籽！”

“先炒花生！”

“先炕片片！”

……

我们为先吃什么吵闹成了一团。“姐不要叫号！我看先炒黄豆哇。”罗三不容置疑地说。我们一下全都愣住了，先吃炒黄豆是我们意想之外的事，可又拧不过罗三这条“大腿”。

“黄豆就黄豆，赶紧炒哇！”三铁柱着急地说。黄豆是他带来的，大约多半碗，不到半斤，炒熟后平均一人不到三钱，不够塞牙缝子。接下来是“炕片片”。

五

炕片片，就是把山药切薄片，放在火盖上烤，烤成黄虎皮颜色后最为可口。可是，那时的我们等不上“黄虎皮”，连五成熟恐怕也等不上就叨着吃啦。

朔县不出产花生，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又禁止外调，所以那个时候不要说吃了，就是连花生皮是什么样儿的也有一大半的朔县人不知道的。罗三的二哥叫罗立堂，在运城当兵，每年过年前给家中寄十来斤花生，半巷子的人都能跟着尝尝鲜。罗三那一年给我们炕的花生大约有半斤多，我们一人只能分十来颗，人人拿在手里都舍不得吃，看着花生“嗤嗤”地笑。

炕花生是我们的压轴戏。一番折腾后，大概离天亮也不远了。此时，我们自由组合地开始下象棋、下军旗、打扑克——“捉王八”和“脱裤子”什么的都有。炕片片和下军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那铺大炕，经过一个下午的预热，再加上刚才的那一番猛火，说话之间，炕头上的席子就快要冒烟了，我们就赶紧撩起席子给炕上洒水降温。尽管如此，炕仍然像个火盖盘，折腾起来脚板烫，坐下后屁股烧，辗转反侧，扑克也似乎不在心思上了。

还好，天空的星星很快就要回宫了。我们也收了玩耍的摊摊，准备着绕街捡“炮瓜瓜”了。

六

彻夜不眠地熬年，似乎是我们这些愣头青们的专利。成年人特别是有了娃娃蛋的成年人，年也是要熬的，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吃完接神馍馍，再把旺火炭接回灶火后，就等着睡着了，因为初一还要早起呢。只是讲究不能脱了衣服睡觉，怕“冲”了接回来的“神”。

电视机普及到寻常巷陌后，人们的熬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2年前后，朔县的黑白电视机还很少见，我们巷子里大概也只有两三台。记得是1981年的正月初几开始播连续剧《霍元甲》，我们都到蔚福成的家中看，炕上地下都是人，水泄不通。我们家的电视机是1983年买的，到1986年看“春晚”的时候，巷子里的电视机就不算稀罕了，蔚福成家的“壮观景象”也就没有了。

1976年前出生的朔县人，大概也曾有过彻夜熬年的经历。“80后”的人大概就没有这种经历了。“春晚”把人们大概就没有这种经历了。“春晚”把人们使之欲罢不能。新千年以后，互联网迅猛发展，网上熬年也就应运而生了。

七

炒黄豆、炕片片、下军旗、打扑克、捡“炮瓜瓜”的熬年方式，固然有些寒酸，但与目下的封闭的独来独往的“熬年”方式比，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有此经历的人们的共识。

去年正月，我们几个儿时的伙伴聚在一起，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回忆少年时期熬年时的“精彩片段”。是啊，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陶亚力 作品

生命感的追求以及吞吐大荒之态势

——赏读陶亚力先生晋北长城主题山水画作

●边云芳

近读古代画论，有一个核心观点，即重视生命是中国画的最高纲领，如明·唐志契，清·沈宗骞等，都作过论述。实际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色，大千世界，森罗万象，人在其间，生生不己。这种生命精神对绘画的影响，深刻而绵长。因此而成为中国画的精魂，也是中国画艺术魅力的潜隐表现。

读陶亚力先生的画作，需回到中国艺术精神的源头来考量。“诗言志”“画写意”“书如情”“乐象心”，中国古代艺术十分注重艺术的表现功能，抒情艺术是主流。但这种艺术表现功能所表现的情感并非一般的情感，是经过净化和深化以及升华的，是通过含蓄蕴藉的途径表达的。唐张彦远说：“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体象天地，以天地为师，功俾造化，融释生命精神，在大自然的俯仰优游中寻找表达内在意绪的感性符号，“以心为主”的中国艺术更需外物的感召。

支起画架，极目群山，荒荒亘古，浩浩沧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机枢在胸，气贯大荒。在陶亚力的心目中，一切自然对象都不单单是色彩迹线等所组成的物质世界，而是流转不居的生命形态，当蜿蜒其上、风雨斑驳的古长城进入他的视线、奔涌到他的画笔之下时，他眼中的审美世界，即从物理的空间脱颖而出，而成为苍茫厚重的美的对象。这个美的对象携带着晋北风物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符号，撞击着他作为创作者主体的心灵，主体便在这观照中得到净化和深化，从而孕育出艺术的飞跃。

循着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中重视以生命去体验欣赏的过程而非复杂的逻辑推理、重视瞬间的感悟达到的意绪超升这一规律，我们再一次瞩目陶亚力作品。鉴赏作品，观者也就是接受者在对画家创作的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是画家的意中之境到观者意中之境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作品意境如果能够恰如其分地和创作者要表达的意境相吻合，那么这次鉴赏就完成了作品本身要表达的审美。比如，我们感受到的，风骨、神韵、气象、气韵、逸气、意境、境界、韵味等，这些属于美学范畴的感觉就会成为一种“象”，这种“象”成为鉴赏者的意中之象，是一种真而不实的虚象，这种“虚象”会带给观者艺术之美的享受。这种美的享受，这种“象”，是和艺术家生命相关的世界。长城、古堡，作为陶亚力描摹的对象，是他艺术构思的起点，是审美意象产生的标志，是情与景的统一、意与象的冥会，是一种生命意象。

以心为主，从物出发，斟酌于心物之间，徘徊于有无之间，他在创作构思时，想必亦是对心与物二者的互观互照，创造出心物浑融的审美意象，从而呈现出了一幅幅追求生命感的作品。雄宏的山脉，苍老的古树，高高的敌楼，缭绕的雾岚，他的用墨着色似乎要极力避开眼下的喧嚣与躁动，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深处，回到长城古堡的前世童蒙，回到天与地之间，回到生机、生趣、天趣、生意的氛围里。这也印证了北宋绘画理论家董道所说的：“凡赋

形形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这里的生意，其意思为富有生命力的气象、生机。那么，长城在画家的笔下，生意深重饱满，充满张力，气脉贯通，吞吐大荒之态势，破纸而出，蔼蔼白云、良玉生烟的绵绵难尽的美感，劈面而来，一刹那，被作品中的气与势所征服。

画家行走于晋北的山山水水，也为其滋养。山川风物滋养心性，惠质出机杼，作品便有了这一方土地的生命意识浸染。晋北古堡，长城风华，北方的风雷霞霓裹挟的历史文化遗址，陶亚力用画笔去探索诠释之时，已成为一种生命形态。生命形态延伸而出生命境界与生命意识，有的空灵、清逸、韶秀，有的浑莽、苍古、荒寒，有的烟润、萧疏、枯瘦，无论哪一种，如果没有生命的浸淫，如此之境界也就难以产生。也许不能准确判断陶亚力的长城山水画作究竟是哪一种画境，或许都兼而有之，都包含其中，要做个清晰的划分会变得十分艰难。因为好的作品，都不是单一的，都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好的作品，让你觉得好，但是说不出也说不清哪里好，你只能探究思索感悟并一次回味。就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备“无结论的两难结构”和“半透明的双层结构”之特点，用两大隐秘结构来解析伟大作品之美之魅之感，接受者就会有所明白。

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便是疏通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带你进入他的艺术领域，你在这个艺术领域内，也许并不会得